

紅日照徹金山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红日照彻金山卫

璟 炜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红日照彻金山卫

璟 炜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25 字数 80,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88 定价: 0.24 元

内 容 提 要

金山卫位于杭州湾畔,是东海前哨。这里盛产粮、棉、渔、盐,是个富饶之乡。但在旧社会,长期来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掠夺、摧残,以及自然界遭受破坏,这里一直是土苦、水咸、人穷的苦地方,劳动人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至今这里还保留着“杀人塘”、吊人树、地牢这些残害劳动人民的罪证。解放后,党的阳光照亮了金山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以阶级斗争为纲,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在农业生产上大打翻身仗,使穷海滩变成了米粮仓,绘出了一幅幅又新又美的画图。

本书分几个方面,具体介绍了金山卫解放前的历史和苦难,描述了解放之后,广大贫下中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如何进行剿匪肃特闹土改,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又是怎样在实际斗争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把“九年三熟六年荒”的穷海滩逐步变成了欣欣向荣的金海滩。可以看到,今日金山卫,到处都在闪烁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异彩。

毛主席语录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农业学大寨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目 录

一、金海滩边话当年·····	1
二、银杏树下的仇恨·····	9
三、卫城内外燃怒火·····	20
四、剿匪肃特闹土改·····	32
五、迈步走上金光道·····	46
六、公社引来幸福泉·····	65
七、迎着风浪向前进·····	82
八、学习大寨谱新篇·····	88
九、红旗漫卷展宏图·····	108

一、金海滩边话当年

在浩瀚壮阔的杭州湾东面，有一座与海中的大、小金山隔水相望的古城——金山卫城。这里，现在是金山县金卫人民公社的所在地。上海郊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金卫人民公社的八二大队，就在古城西门外那棵高大的老银杏树南面。

金卫人民公社是在一九五七年撤区并乡时，由西门、新扶、典浦、大石四个小乡合并成大乡的基础上，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全社现有十六个农业大队，一百四十四个生产队，还有畜牧场、农机厂等十一个社办企事业单位；总人口二万九千一百余人；耕地面积三万三千四百八十七亩，百分之七十以上土地种粮食，其余的种棉花和其他作物，是个粮棉夹种地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干部、社员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干快上，用自己的双手，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把“九年三熟六年荒”的穷海滩变成了欣欣向荣的金海滩。“旧貌变新颜”，金山卫在各方面都得到不断的发展。

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朵朵鲜花，遍地盛开。金卫人民认真学

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一代新人在茁壮成长，公社和大队的领导班子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许多女干部被推选到领导岗位，贫下中农的代表被选进了市、县、公社各级领导班子，有两位同志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政治舞台，管理了学校，教育革命出现了新气象。队队办起的合作医疗越来越巩固，赤脚医生象出土的春苗不断成长。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日益壮大。广大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誓做一代新农民。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象一股洪流滚滚向前，这里粮食年年增产，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年年跨“双纲”，八二大队在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达到了二千四百零八斤。这一切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

在社会主义阳光沐浴下，金山卫这个滨海古城，焕发出青春的光辉，处处显得格外精神。看那古城内外，嫩桑吐翠，绿竹婆娑，平展展的田野，一片青翠葱茏；万绿丛中，一面面农业学大寨的红旗，迎风招展，一队队欢乐的社员挥镰舞锄，正为大地绘新图。电话线、广播线蛛网般地从公社机关的所在地——西门镇通向四面八方，把喜讯向人们频频传送；一排排高压电线杆整齐笔直，伸向远方，让抽水机日夜欢唱，送水滋润禾苗；一条条农船在河网上穿梭往来，隔河泥、运草肥，船船满载，男女社员掩藏不住心头喜悦，笑声阵阵，激越河上，……到处是一片兴旺的景象。如今，在古城南面的海滩上，新建的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机器的鸣响和劳动的欢声交织一片，一番热闹的景象，使得古城更加生气盎然。

这里，南临大海，北接张堰、钱圩，东与山阳人民公社相连，西与浙江平湖为邻，水陆交通方便。南门外由东至西的沪杭公路，横卧在海塘边上，与贯穿古城南北的松金公路相连，公路上，人来车往，川流不息。宽宽的张泾河，贯通南北，直达黄浦江，满载着工农业产品和建筑物资的拖轮、汽轮、大小农船，追波逐浪，运输十分繁忙。往西而去的黄姑塘河，可通浙江平湖县境，小汽船、农机船“卜卜”欢叫，搭客运货，东西往来，煞是热闹。如今，石油化工总厂工地上，新建的铁路，从海滩通向塘内蜿蜒向东，途经山阳、叶榭，火车“隆隆”向前，也为金山卫人民提供交通上的方便。古城内外，舟车往来，通畅如流，大大促进了公社各行各业的发展。这里的一切都在变，古老的金山卫生机勃勃，到处闪耀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异彩。

可是，熟悉金山卫历史的人，都知道过去这里是个什么模样，劳动人民世代代过着怎样的生活，今天的幸福又是怎样在斗争中得来的。

首先，让我们回溯一下这里过去的历史。

据查考，现在金山卫东南海中的大金山、小金山，当时都是在陆地上。相传从周康王以至唐末越王都曾经派人到这里海口筑城，城接金山，故名叫金山城。但是，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只知道搜刮民间财富，从不过问自然灾害对这里的严重摧残，长期以来，任凭浪潮冲刷，海水倒灌，致使大片土地坍没到杭州湾中去。这个过程，大约从八世纪前后的唐代开始，直

至十三世纪元代的初期，已坍到目前的金山卫、漕泾一线。在那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漫长岁月里，穷海滩上，饥荒不断，兵祸连年。劳动人民起早摸黑，在这里晒盐、种地，洒下劳动的汗水，流下辛酸的血泪，希望能得到一点温饱；可是，封建官府、地主、海盗象蝗虫一样，几乎是随着收获的季节，闯进穷海滩，搜刮走一切。再加上海潮的侵蚀破坏，也无力抵御，在浪涛的咆哮声中，劳动人民眼巴巴的望着房屋、田园被淹没，含着满腔悲愤离乡背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几经沧桑骤变中，在剥削阶级威逼下，当时的劳动人民是怎样逃离家乡并痛苦生活的。即使能勉强栖身下来，也一直是过着贫穷困苦의 奴隶般生活。当地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金山卫，苦地方，九年三熟六年荒，

地主强盗逞凶狂，家家难喝薄粥汤。

从明朝人写的《踏车行》《织布谣》这类诗歌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苦楚生活的反映。《踏车行》中写到：“踏车踏车声哑哑，老农力疲双眼花。炎炎火日上炙背，血汗下滴沾泥沙……西畴力灌水未盈，回顾东畴已龟坼。归来辛苦唇吻焦，渴心饮水饥腹枵。如此辛勤幸有秋，颗粒何曾先到口。”《织布谣》中有“妇织不停手，姑纺不停车……门前索租赋，催钱又催布。举家忙不已，一丝难上体”等字句。看来，诗歌中反映的至少是自家有生产工具的农家情景，还不是无地无生产工具更贫苦的农民生活。但是，从“颗粒何曾先到口”、“一丝难上体”这些如怨如诉的语言里，也已足够说明“织布的穿破衣，种粮的饿肚皮”那个人剥削人的旧社会的普遍现象了。然而，诗歌中描

绘的显然还是所谓“太平盛世，安居乐业”的情景。其实，这里兵祸不断，加上封建官府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弄得民不聊生，家破人亡，何曾有过安宁之日呢！

明朝时，倭寇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作乱，这里就连年受害。那些强盗爬上金山卫，攻城毁屋，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劳动人民遭殃不浅。当时倭寇猖獗一时，驻守金山卫（明洪武十九年在金山设置卫所。卫，明代的军事建制，都设在兵防要害之地）的官军经常抵御不住。于是，沿海盐民、农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发现敌情，四乡互相呼应，把入侵的倭寇包围起来，打个落花流水。明永乐年间，有一次，倭寇集结大队人马从海上入侵金山卫，攻城抢劫，城内人民被迫自卫，配合守城官军，在大街小巷和倭寇展开了生死搏斗。城外四乡闻讯，也从各路汇集人马，一部分攻入城内救援，一部分奔赴海滩，趁退潮贼船搁浅之际，引火烧船，同时远从青村、南汇赶来的援兵，也投入战斗。倭寇受到腹背夹击，才狼狈逃去。平时，盐民在海边生产，发现小股倭寇爬上岸来骚扰，只要大声呼喊，大家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用晒盐的工具作武器，打得倭寇抱头鼠窜。

到了明嘉靖年间，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转战在东南沿海一带，跟踪追剿倭寇，打击了倭寇的侵略气焰，这股祸患才渐渐平息。但是，这里的人民受苦依旧，不仅苛捐重租，压得人们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战火的洗劫，也常搞得十室九空。

一六四五年农历五月，清兵南下攻打金山卫城这个兵防

要地，与明朝守军在这里交战，城内三街六市，毁成一片瓦砾场。

在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一九二四年农历九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攻入浙江，和另一军阀卢永祥双方部队在金山卫路遇开战，老式的开花炮炸得城墙上砖石乱飞，轰得房舍倒塌，战马把农田踏成平地，农民用血汗浇灌的庄稼化为乌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金山卫，残酷进行烧、杀、抢，方圆几里内外，火光冲天，被杀害的人民尸横遍地，侵略者罪恶滔天！

国民党反动派窃据抗战胜利果实，金山卫又沦入了魔爪的统治下，这里的人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追溯历史，我们勤劳的祖先，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在这里点燃了生命之火。几年前，在金山卫地区的地底下，曾经发掘出前人遗留下来的石斧、石碾、陶碗这些历史的见证物。春风秋雨，潮涨潮落，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历尽千辛万苦，把血汗洒遍金山卫，造就了一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可是，历来的国内外反动派把这里摧残得破敝不堪，奄奄一息。是可忍，孰不可忍？！金山卫人民世代代的阶级仇、民族恨，犹如春雷滚滚在胸膛。金山卫人民曾进行多次斗争。

一八五一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大约在一八六一年九月间，太平天国军队（太平军）自浙江进入金山卫，与奉贤柘林、松江等路太平军，转战在张堰、山阳、漕泾、柘林等处，抗击清军和帝国主义反动武装洋枪队，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反动势力。

当时，这一带太平军极为活跃，力量强大，劳动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并参加太平军，砸烂了卫城内的孔丘庙，闹得地主豪绅、地方官府惶惶不得安宁，反动派把这股革命力量视为祸水。后来由于清军和洋枪队勾结一起进行残酷镇压，斗争失败了，这里又遭受到一次洗劫。

在旧社会，金山卫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在受苦中起来斗争。当他们在不断的斗争中，或是痛苦生活的折磨下，怀有的希望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也曾经浮现过种种向往。

这里，民间流传过一个动人的传说，讲的是遥远年代发生的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金鸡伫立在海边的大小两座山上，为勤劳的人们破晓啼啼。金鸡的啼叫声是那样的悦耳动听，年年月月给人们带来了丰收和幸福，使得人们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这两座山也就被称为大金山、小金山。可是过了不久，一个贪婪的恶魔爬上山头，要抢走金鸡。勤劳的人们勇敢地 and 恶魔展开了剧烈的搏斗，那对金鸡也飞来为人们助战。金鸡愤怒地扑向前去，啄瞎了恶魔的双眼，然后飞走了。大小金山也慢慢地移到海中去了。恶魔跌入大海，化成一只乌龟，趴伏在金山脚下挣扎。金鸡飞走了，人们从此过着受奴役、被剥削的痛苦生活。

这个传说反映了过去人们渴望幸福的思想境地，也表示了人们对侵略者、剥削者的愤恨。然而，传说中的金鸡是没有的，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不是什么金鸡飞走了的缘故。在旧

社会里，金山卫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都是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所造成的。

如今，旧社会那种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悲惨情景，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金山卫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大自然和新社会主人的姿态，在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中，迅速改变着过去贫穷落后的面貌，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迎来了沧桑巨变。现实的斗争生活证明，“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金山卫的变迁，变得这样美好，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随着历史的流逝，这里苦难的痕迹早已荡涤，但金山卫劳动人民对于解放前的亲身经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二、银杏树下的仇恨

在金山卫城西门外的黄姑塘河边上，有一棵高大苍劲的银杏树。树下一块石碑上清楚地记载着：“这棵银杏树，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过去，它被国民党反动派当作刑具，刻记着劳动人民的血泪深仇……”在旧社会，这棵古老的银杏树，是国民党反动派拷打劳动人民的地方，树上常挂吊人绳，树下一片拷打声。它是金卫地区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一个见证。

深重的灾难

很久以前，银杏树的南边，是茫茫一片海滩，从外地逃荒到这里的穷苦人，就在这块地穷、水苦的地方，盖个茅草房栖身，常年靠晒盐、捉鱼蟹、挖野菜、拾黄泥螺充饥。除此之外，穷苦人还不顾劳累地在海边上开垦一块一块瘠薄的土地，种一些山芋糊口。每天，“雄鸡未啼就出海，月上屋檐才进门”。这样艰苦的劳动，也只能图个半饥半饱的日子。

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从穷苦人草棚里冒出一缕烟火，官吏、地主就闻风窜来，如狼似虎地搜刮穷苦人的血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这里设下了伪盐务所，布下了重重哨卡，迫害



树活千年有枯日 阶级深仇永不忘

盐民,剥削盐民;地主强占土地,说是穷人头顶他的天,脚踏他的地,开垦出来的地都得归他所有,种地要向他交租。银杏树南边的黄弄、沈李二村,一百多户人家,靠晒盐种田为生,可是,租重,盐价贱,一年做到头,只剩两个空拳头,过着“脚踏灶间无柴烧,手拿饭箩无米淘”、“晒盐一年二十四熟,家家户户难喝粥”的苦日子。每年八月,大潮汛来时,浪潮冲击海堤,吞

没盐板、庄稼，人们受的苦就更不用说了。人说大海是“聚宝盆”，可是这里穷苦人得到的却是咸辣辣的苦水。他们年年冒着盛暑寒霜、洒下血汗晒出来的盐，只能按反动政府规定的极低价格，卖给伪盐务所。那时候，米价不断上涨，盐过秤后，伪盐务所又经常拖欠盐款，盐民们一年累到头，还吃不饱饭。为生活所逼，就暗中留下一些盐，自己去卖。为了避开岗哨里盐警的眼睛，他们把盐袋绑在自己的身上、腿上，忍受着盐卤渍心的痛苦，或把盐藏在箩筐底上，伪装掩饰，走几十里路才敢出卖，忍受着路途奔波的折磨，在这样的情景下，换回一点米，养家活口。但是，连这样的苦日子，也过得不安稳。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加强控制，便于搜刮，沿黄姑塘河岸和交通路口，设了许多岗哨，派出盐警专门搜查“卖私盐”的穷苦人，如被发现，轻则罚款，重则惨遭毒打。

在交通要道的银杏树下，岗哨森严，一群如狼似虎的盐警把守着，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人，都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遭到无理的搜查和迫害。仅在这棵树下，被吊打的就达数百人，有的遍体鳞伤，有的伤残致死。黄弄村妇女黄祥英，到村外去卖盐换米，被盐警发现，把她吊在树上，用扁担打，用纺纱的铁锭戳，打得她浑身伤痕累累。黄弄村妇女王阿宝，当时怀孕在身，路过银杏树，伪盐警硬说她身上藏“私盐”，被那些强盗拳打脚踢，结果流产。有时，北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到南边来买些盐，再拿到乡下换米糊口。穷帮穷，互照应，盐民们把仅有的一些盐卖给他们换米度荒，当这些穷苦的农民路过银杏树时，同样惨遭迫害。……银杏树下，实是虎狼